

卷之四

...

繹史卷一百三十三

戰國第三十三

孟嘗君相齊

史記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及長其母因兄弟而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閒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爲何曰爲孫孫之孫爲何曰爲玄孫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文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下

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僕妾餘粱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尙厚積餘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而忘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田嬰以文爲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爲靖郭君而文果代立於薛是爲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嘗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慙自剄士以此多歸孟嘗

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已

呂氏春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

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

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罽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車駕良

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

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

曰子何爲思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糲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禾

糲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

○威王不與孟嘗君同
時此或靖郭君之事

戰國策孟嘗君奉夏侯章以四馬百人之食遇之甚歡夏侯章

每言不嘗不毀之也或以告孟嘗君孟嘗君曰文有以事夏侯

公矣勿言董之藝菁以問夏侯公夏侯公曰孟嘗君重非諸侯也而奉我四馬百人之食我無分寸之功而得此然吾毀之以爲之也君所以得爲長者以吾毀之也吾以身爲孟嘗君豈得待言也

說苑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則是修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汝亦知之

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上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
內之不贍者先生曷爲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
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贍耳何暇衣新而不舊
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爲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
塞國也遊宦者不得入焉願君爲吾爲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
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閒謀固不遇臣
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爲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
曰自祿之求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
不得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
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乂雄俊之士與
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爲我友之乎秦王曰

敬受命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
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孟嘗君寄客於齊
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孟嘗君曰君之寄臣也三年而不
見用不知臣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而
人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夫子之材必薄矣
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盧天下疾
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
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昔華舟杞梁戰而
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爲之崩城爲之隤君子誠能刑於內
則物應於外矣夫土壤且可爲忠況於食穀之君乎客曰不然
臣見鷦鷯巢於葦苕著之髮毛建之女工不能爲也可謂完堅

矣大風至則茗折卵破子死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
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也臣未嘗見穰狐見攻社鼠見
燠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齊齊王使爲相

韓詩外傳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

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何以教文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
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追車赴馬乎逐麋鹿搏豹
虎乎吾則死矣何暇老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定猶豫而決嫌
疑乎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吾乃始壯耳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
汗出至踵曰文過矣詩曰老夫灌灌

○新序同

新序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於桓公而功不及五伯
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

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黃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三士則王功成豈特霸哉。

○呂氏春秋略同

說苑 雍門子周以琴見乎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及四隣，詘折加厭，襲於窮巷，無所告愬，不若交歡相愛，無怨而任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蹙，盈匄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焉，固無樂已。凡若是者，臣一爲之徽膠，援琴而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

千乘之君也居則廣廈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迭
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風綠色以淫目流
聲以娛耳水遊則連方舟載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
騁弋獵乎平原廣囿格猛獸入則撞鐘擊鼓乎深宮之中方此
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忘死與生雖有善鼓琴者固未能令
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固以爲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
所爲足下悲者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約南
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則橫從成則楚王橫
成則秦帝楚王秦帝必報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
弱薛譬之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之士
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廟堂必不血食矣高

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採薪蕘者蹢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孟嘗君泫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君涕浪汗增歛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若破國忘邑之人也

○感之以生死動之以危幾未振絃按徽而悲風集几案間矣宜文子之涕淚闌干也

韓詩外傳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教致師而學不能禮往教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臣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明日祛衣請受業詩曰日就月將

戰國策孟嘗君讌坐謂三先生曰願聞先生有以補文闕者也

一人曰訾天下之主有侵君者臣請以臣之血湔其衽田瞽曰車軌之所能至請掩足下之短誦足下之長千乘之君萬乘之相其欲有君也如使而弗及也勝臀曰臣願以足下之府庫財物收天下之士能爲君決疑應率若魏文侯之有田子方段干木也此臣之所爲君取矣魯仲連謂孟嘗君曰君好士未也

雍門子養椒亦陽得子養飲食衣裘與之同皆得其死今君之

家富於二公而士未有爲君盡游者也君曰文不得是二人故

也使文得二人文豈獨不得盡對曰君之廢馬百乘無不被繡

衣而食菽粟者豈有麒麟騄耳哉後宮十妃皆縞紵食梁肉豈

有毛膚西施哉色與馬取於今之世士何必待古哉故曰君之

好士未也

○陽得子下
缺養人姓名

孟嘗君有舍人而弗說欲逐之魯連謂孟

嘗君曰猿獼猴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鼃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
狐狸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
操鈇鑕與農人居壠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舍其所長之其
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今使人而不能則謂之不肖教人而不
能則謂之拙拙則罷之不肖則棄之使人有棄逐不相與處而
來害相報者豈非世之立教首也哉孟嘗君曰善乃弗逐孟
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牀郢之登徒直使送之不欲行見孟嘗
君門人公孫戊曰臣郢之登徒也直送象牀象牀之直千金傷
此若髮漂賣妻子不足償之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劍願
得獻之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曰君豈受楚象牀哉孟嘗君
曰然公孫戊曰臣願君勿受孟嘗君曰何哉公孫戊曰小國所

以皆致相印於君者聞君於齊能振達貧窮有存亡繼絕之義
小國英傑之士皆以國事累君諒君之義慕君之廉也今君到
楚而受象牀所未至之國將何以待君臣戌願君勿受孟嘗君
曰諾公孫戌趨而去未出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子敎文無受
象牀甚喜今何舉足之高志之揚也公孫戌曰臣有大喜三重
之寶劔一孟嘗君曰何謂也公孫戌曰門下百數莫敢入諫臣
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
牀郢之登徒不欲行許戌以先人之寶劔孟嘗君曰善受之乎
公孫戌曰未敢曰急受之因書門版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
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諫 孟嘗君舍人有與君之夫人相愛
者或以問孟嘗君曰爲君舍人而內與夫人相愛者亦甚不義

矣君其殺之君曰睹貌而相說者人之情也其錯之勿言也居期年君召愛夫人者而謂之曰子與文游久矣大官未可得小宮公又弗欲衛君與文布衣交請具車馬皮幣願君以此從衛君遊舍人遊於衛甚重齊衛之交惡衛君甚欲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人謂君曰孟嘗君不知臣不肖以臣欺君且臣聞齊衛先君刑馬壓羊盟曰齊衛後世無相攻伐有相攻伐者令其命如此今君約天下之兵以攻齊是天下背先君盟約而欺孟嘗君也願君勿以齊爲心君聽臣則可不聽臣若臣不肖也輒以頸血湔足下衿衛君乃止齊人聞之曰孟嘗君可謂善爲事矣

轉禍爲功

○事既可笑策豔稱之更可笑

史記

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

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旦代從外
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木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
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
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
乎孟嘗君乃止

戰國策 孟嘗君將入秦止者千數而弗聽蘇代欲止之孟嘗君曰人事

者吾已盡知之矣吾所未聞者獨鬼事耳蘇代曰臣之來也固不敢言
人事也固且以鬼事見君孟嘗君見之謂孟嘗君曰今臣來過於海上有木偶人與桃梗相與
語桃梗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擬土以爲人至歲八月降雨下湍水至則汝殘矣土偶曰
不然吾西岸之土也土則復西岸耳今子東國之桃梗也刻削子以爲人降雨下湍水至流子
而去則子漂漂者將如何耳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而君入之則臣不知君所出矣孟嘗君
乃止○海大魚之喻土偶桃梗之
喻皆切於事理宜聞者之聳聽也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

昭王卽以孟嘗君爲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
族也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囚孟
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幸姬曰妾願得

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患之編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爲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爲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爲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孟嘗君得出卽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夜半至函谷關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卽使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之屋下坐者有能爲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笑之及孟嘗君有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趙平原君客之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